

父亲老了。写下这句话，超重的记忆如海水般向我涌来，有种说不出的窒息感。

一直以为，父母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，把陪伴挂在嘴边，将孝顺埋在心里，孰料最终我们输给了时间。有段时间，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喜怒无常，刚才看电视还满脸喜悦，转眼工夫就如乌云翻滚脸色大变，似乎怎么做都不合他的心意。吃饭晚了不行，喝水热了不行，母亲动作稍微慢一步，他就会大声嚷起来。他越来越像个小孩，必须哄着，让他高兴，想尽办法让他满意，由着他的性子去。最让我头疼的是他的睡觉颠倒了个儿，夜里基本不怎么睡，一会儿要喝水，一会儿要翻身，一会儿又要导尿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天光光亮了，母亲睡意全无，用手揉揉红红的眼眶，起床收拾屋子，洗洗涮涮，此时传来了他打呼噜的声响。白天，他一小觉连着一小觉，我试图叫醒他，无济于事。晚上待我打开电脑，思绪在文档里策马驰骋，他也来了精神头，念叨床不舒服，嚷嚷着“我要换床”“我要换床”。伴随着“噼里啪啦”的敲打键盘声，我把他的呻吟、嗔怪，甚至责骂都敲进了时间的罅隙里，我把他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也敲进了历史的隧道里。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：父女一场，我能够做的事情极为有限，是我的无能，还是上天的苦心安排？

很多时候，我觉得陪伴就该是这种样子：他嚷，他发怒，他任性，你拿他没办法，依然要顺着他的守护他，就像小时候我满脸委屈哭闹打滚，他耐心地把我从地上拽起来，笑着拂去我身上的灰尘。或许，所谓父女就是一场试验，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，所以没有标准答案，唯有互相原谅，在坦诚相见中彼此温暖，在历史长河里互相遥望。陪伴是有限的相聚，他加速老去，我的鬓角也冒出了几缕白发，触目惊心，顿觉时间的伟力把我扳倒在地，泪水肆意。

陪伴父亲的漫长日子里，我读过很多关于父母的书，企图从中获得些许安慰。印象深刻的当数学者南帆的《关于我父母的一切》，含蓄，真诚，有思考。他写道：“一只背囊，浪迹天涯，我向往的日子是个人挺进世界的纵深：扶老携幼的家族只能是一个负累。待到我踏入中年，定了定神想到了家族的时候，那一幢老宅子已经轰地成为一地的瓦砾。”

对我来说，站在中年的门槛上，超重的记忆和无边的苦痛淹没了所有的语言，一地的碎片就是全部生活。在不足十五平米的空间里，我哭不出来的疼痛比疼痛更灼心，我说不出来的愧疚比愧疚更折磨——但是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懂得。那天，母亲去医院拿药，去了很久。父亲突然探探头对我说：“你的白头发又多了，不能再这么写了！”转而又说：“还是写吧，不写你更熬不住，写部像样的小说让我看看！”听到这里，我

父女试验

□雪樱



90岁的老父亲写信，却从未写完过一封信，老式皮箱里装满了数不过来的废纸。她对跳舞痴迷，尽管父亲重男轻女，曾阻止她学钢琴，嘲笑她上舞蹈课。在这里她圆了自己的梦，举办演出邀请镇上的居民来看，吸引电视台也前来为她录像。她第一次给35年未曾见面的老父亲写上了完整的信：

“亲爱的爸爸，我给您寄了我第一次独舞的录像带。我跳舞的时候，这剧院都要被挤爆了！我已经看到爸爸那意味深长的笑容——是讽刺的笑，对吧？我知道，我一直害怕这种微笑，我一直为这样的我感到羞愧，而我根本就是这样的。但每种感受都有各自的期限，我已经老了，老到不再羞愧了；而爸爸您也老了，老到不该再鄙视我了。也许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能够烟消云散了吧，我们会忘记所有的怨恨和伤痛，最终成为一对慈父孝女。”

就在她从邮局寄出信的晚上，收到一封电报，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。这个故事出自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《女舞者》。他不愧是文学大师，女舞者用未寄出的信与父亲和解，让我们看到父女一场的种种可能，生发出的悲悯也是面向亲情的“缴械投降”。

所有的老去，都是成长的另一种模样。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旅人，或过客，在成长中包容，在爱的国度里给予，不知不觉，在岁月褶皱深处，我就活成了另一个他：父亲，你安好，就是我的晴天，就是我的一切。

谈天说地

别让自己看得太远

□李愚

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个智障的儿子。每天深夜，儿子都要起床，为避免儿子因不知道穿衣服而着凉，大江健三郎就起来帮他披上衣服。这样的日子大江健三郎坚持了40多年。73岁时，他回首往事，颇有感慨地说：“20多岁时，如果我知道这种日子会成为永远，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人生，我也许会没有勇气面对；40多年后，回头看真实的日子，我反倒不觉得悲苦，对儿子的照顾给我增添了无穷的精力，让生活变得有意义。”

我们做事之所以常常半途而废，往往不是因为困难太多、阻力太大，而是因为我们觉得成功距离自己太远。换言之，我们不是因为放弃而失败，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。

的泪水吧嗒吧嗒掉在了书页里，哭了个痛快！

我猛然惊醒：父亲是清醒的，他记得我备战中考的时候，每天骑着三轮车送我去上学，爬过高高的上沿时，他站起来蹬车，累出一身大汗；他记得我刚患病那会儿四处求医，某天从报上看到某名医来城东坐诊，他骑上自行车去排队，最终取到100多号，当医生收我住院说一定能治好，他高兴得热泪长流；而他的睡眠不好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家里地方小住不开，在厂里上班时他主动找领导要值夜班。父亲值夜班从未睡过囫囵觉，他要四处巡逻。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中生活，何况后来我多次住院家里背负外债，但是，父亲对得起每一个墨黑的夜班，配得上每一个红色的日出。

父亲是糊涂的，因为他老了；而父爱是沉重的，伴随岁月累积变得醇厚，我拿什么承受得起呢？

看到一个让我难以释怀的故事。她是个跳芭蕾的舞者，瘦骨嶙峋，又披散白发，很难想象她已经64岁。她来到一个偏僻乡镇，租下一处危房改造成了剧院，起名叫“心绞痛乡镇舞蹈剧院”。她的吃穿用度极为简约，把时间都花在了唯一的舞厅里，打扫卫生，给墙壁刷漆，晚上她就坐在卧室桌前给

大家V微语

动物性和昆虫性

□李碧华

●有些人活着，是“动物性”；有些人活着，是“昆虫性”。

●动物凶猛，弱肉强食，才能自保。而昆虫，六足四翅，折了翅膀了足，历尽沧桑，仍在人间顽强生存，它没攻击力，只有无奈的保护色，和逃跑、回避、隐蔽的本能。但世上活得最长久、生命力最强壮的，你说是“动物”抑或“昆虫”？

●别的不说：譬如“小强”，原名蟑螂、学名蜚蠊，俗名茶婆虫，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昆虫之一，大约有四亿年历史。活到今天，还人气急升，简直可称“大强”或“巨强”了。当年一起行走江湖的恐龙，早已是化石，还支离破碎。

●“动物性”是阳，“昆虫性”是阴。有牝鸡司晨，雌威当道，但很多很多女性，手无寸铁，与生活中一切强权、强敌、强势抗衡，过了一天又一天。

●你的本质是动物还是昆虫？——可能无法回答，因为必须经过试炼、考验，面临巨变，重要抉择，才可以认识自己。

●人一向瞧不起动物和昆虫，骂人“衣冠禽兽”已给面子，“禽兽不如”则更不堪。

●看过拥抱大自然的海豹、非洲象、浣熊、爱情鸟、海马、雄狮、环尾狐猴……多有型可爱，简单纯朴。它们相骂时，也可用：“连人也不如！”

也不是突然闯入这片竹林的。昨晚抵达这里，我们本就打算游览这座山的竹海。等吃过了早饭，我们就会出发。只是早晨醒得早，我起床推开窗子，发现下榻的宾馆就在竹林里。于是我出了宾馆，信步走进了这一大片竹林——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半夜里听到的雨淋声，竟不是下雨，而是风吹竹林，竹叶发出的簌簌声。

风停了，竹林无边地安静下来。竹林梢上有竹林鸟的叫声。眼前竹子秀颀的枝干湿淋淋的。竹叶上蓄着的露珠，不时地往下滴落。静静地走在竹林里，空气异常清新。我贪婪地张开嘴巴，有一滴露珠在额头沁凉一下，然后滚进了嘴里。嘴里有一丝甜甜的味道。越往竹林的深处走，鸟声就越远，代替它的是另一种噗噗的声音。声音沉闷且有节奏。伴随这种声音的，还有一种突然的炸裂声。那声音“啪”的一下，仿佛过年时一个淘气的孩子，放了一个炮仗就突然转身跑了。

定了定神，我四下里张望，这下就看见遮天蔽日的竹林里，生长着一大片的竹笋。不是雨后

春笋，春笋也咕噜噜冒着。这里一株，那里一株，遍地都是。胖乎乎、圆滚滚的竹笋，头顶着金黄色的竹箨，身子被厚厚笋衣紧紧地包裹。在高高的翠竹下，在浅浅的草丛或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缝里，都能看见它的身子。它不探头探脑。毛茸茸的笋尖上调皮地泛着几颗晶莹的露珠。有的仿佛有些羞涩，躲在一些灌木的绿叶里，但那笋尖上的露珠依然亮晶晶的，像是它躲不开的笑脸。

仔细听，原来这声音全是它们发出来的。竹笋们的喧闹，有点像婴儿在母亲肚子里的拳打脚踢。那噗噗之声先从竹箨里出来，待终于撑破竹箨，它就发出啪啪的剥离和拔节声。声音落处，若认真地看，还可以看到竹箨自然张开的样子，有些兴奋，也有些无可奈何。那“啪”的一声，仿佛就宣告了一个新生命诞生……我站在竹林里听，这里一下，那里一下，竹林里此伏彼起，全都是噗噗啪啪的声音，使人感觉整个的竹林都响动了起来。新鲜、活泼和持久，且萌动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，仿佛来到一家医院的婴孩房。

太阳出来了。阳光被细密茂盛的竹叶遮挡着。偶尔从竹叶缝隙里射进来的阳光，只要照射到竹笋的身上，那竹笋立即纤毫毕现，有的还伸出一两片细嫩的绿叶，像是竹林里的一个梦。放眼望去，金褐色的笋衣拥抱着笋尖，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金属光泽。而在它的头顶，那些高大的竹林，浓浓密密的枝叶径自摇曳，竹子亭亭玉立的，宛若身披绿纱的妙龄女子轻挪着脚步，恬静而优雅。

很快，就有人喊我回去吃早饭了。那一天我们也如约游览了天柱山的竹海。无涯的竹林确实像是一片大海。竹林的海。竹海里波浪起伏，有时汹涌地荡起层层碧波；有时平静像是一匹长长的绿绸。头顶上，竹子的枝叶小鸟依人，嘴巴里仿佛永远含着一支青青竹笛。满目青翠、幽深和清凉——后来，我还看到了竹林里的瀑布、溪流，吃到了春笋制作的各式各样的佳肴。但因为记得早晨听到春笋的拔节声，面对鲜嫩的竹笋，我却不敢动一下筷子。

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贾敬伟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


6935970566666